



渡 河

DU HE

韦昌国◎著

冷峻的笔调，独特的视觉，底层的悲欢，映射出时代的风物流转。地域性、民族性、艺术性的融合，凝聚着穿透时空的文化精神。



渡 河

DU HE

韦昌国◎著

冷峻的笔调，独特的视觉，底层的悲欢，映射出时代的风物流转。地域性、民族性、艺术性的融合，凝聚着穿透时空的文化精神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渡河 / 韦昌国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9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61 - 8

I. ①渡… II. ①韦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1142 号

渡 河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韦昌国著

责任编辑:刘仕杰

封面设计: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 - 8773084(编辑部) 0931 - 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~3 000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61 - 8

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生命在鲁院

李一鸣

鲁院，一个神奇的所在。一个小院，隐在十里堡；一座小楼，藏于芍药居。居于大都市，却没有豪华，缺乏轩敞。但在多少作家心里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，故乡般温暖。为她而来，跋涉千里；从此而去，频频回眸。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。时间万水，空间千山，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、情感美化、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。鲁院，意味着单纯、纯粹、青春、美好，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、文学栖居的远方。从与她结缘那天起，“鲁院”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“情结”。回望，相忆，引颈，怅惘，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。

在鲁院，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，底蕴性打造，研究性学习，创新性研讨；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，明晰的精神秉持，滚烫的心灵追求，深沉的文学担当；他们发愤着，孜孜不倦、兀兀穷年地阅读，沉浸浓郁、含英咀华的涵泳，博考经籍、撷华摘艳的覃思，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交心，且行且思、且珍且惜的实践，投身生活、扎根实际的体验，吟安一字、拈断数须的磨练；他们享受着，思与思的碰撞、诗与诗的交融、传统与现代的对接、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，拒绝知识性傲慢，呈现平等性亲和，力行研究性对话，达致成长性提高。

在鲁院，他们阅读先人著作，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，追远溯源，捕捉远古的回音；披览当下文丛，沉潜涵泳，如鱼在水，探寻未知的秘境；清夜独坐，一桌、一椅、一笔、一纸、一键盘、一屏幕，一腔心绪，一幅剪影……

在鲁院，他们步入精神世界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。

美在品位。一个人抛却物欲，远离浮躁，沉下心，稳住神，坐得住，学得进，写得沉，不论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还是烈焰炽炽、热风难耐，潜心攻读，养性修身，自是一种境界、一种修炼、一种品位。灯红酒绿，太醉；香车美女，太俗；追名逐利，太累；鸡毛蒜皮，太碎。只有读书写作，最好、最妙、最美！

美在享受。读书写作，拍案而起，击掌而坐，捧腹而笑，抚掌而哭，扪胸而问；为之歌、为之舞、为之泣、为之诉；找到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己；寻回真情、真意、真志、真理；使人生得其所、生活充实、生长快乐、生命美丽。书人默契，会心而悦，读书写作真好！

美在进向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写到深处最有味。读自然，一朵花上见命运，蓬松白云有人生；读社会，红尘滚滚藏清明，关系交织蕴涵深；读人心，大海般喧腾，密根般纠结，一个针眼，穿过八级大风；读佳作，形象上入心，理论上入脑，全局上着眼，细微处体验，读出语言、读出情感，读出哲学，读出诗性。读书，可救急；写作，能救命！

于是，读书写作，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、生活追求、生命状态。

有一种力量，叫文学；

有一种美好，叫回忆；

有一种感动，叫青春；

有一种生命，在鲁院！

（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）

C 目录 Contents

碑 文	1
玫瑰祭	19
故乡往事	30
梅 原	39
最后的桃花	52
乡村传说	73
废 纸	86
东宫西宫	98
渡 河	115
学问那些事儿	148
跋	197

碑 文

1

刘守恒一直想给自己写一个碑文，不是墓志铭，是碑文。墓志铭是大人物的事情，而他，只是一个看守墓地的人。能够想到给自己写碑文的人，一般只有两种情况，一是生活安稳，心情笃定，别无所求；另一种就是对生死看淡了，快走到生命尽头了，无所畏惧了。刘守恒两者兼而有之。更重要的一点，与众不同的是，他没有一个后人，生怕死后留不下一个字。

写什么样的碑文，刘守恒是考量过的，这缘于他看守的墓地里那些碑文的启发。这个距市区十多公里的公墓，分为 A、B、C、D 四个区，顺着山势一层层排上去，像一个个微型的碉堡。他管理的 A、B 两个区，在半腰的缓坡上，两侧是苍翠的松林，中间隔着一条新修的水泥路。几年前，两个区的坟墓不到八百座，现在到了一千三百四十座，这是刘守恒一个个数过来的，而且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增加。管理员嘛，就要对自己管理的对象做到心中有数，刘守恒经常这样勉励自己。

说到管理，其实只是到处走走看看。遇到清明、正月十五这些上坟的日子，或者平时偶有家属来祭奠，烧香化纸、燃放鞭炮、送花等等，留下的垃圾由他打扫，每一座墓收取卫生费两元钱。这些墓，清一色汉

白玉大理石碑，碑文均用电脑雕刻，墓碑两侧的石柱上，雕龙镂凤，骨灰盒埋在碑前的坑里，盖着两尺见方的大理石板。每一座墓的两边，各栽一棵小巧的塔柏，高矮一致，整齐划一。乍一看去，那些墓碑像一张张立着的扑克牌。在刘守恒看来，这也算得一种风景。

刘守恒看这样的风景，已经十多年了。最早，他是火葬场的职员，后来做司炉工，再后来就退休了。因他做事认真，公墓建起来后，承包人就聘他来看管墓地，而且把 A、B 两个区交给他。这两个区的墓穴售价都在两万元以上，最高的三万九千八，属于高端消费。也就是说，他看守的是豪华墓区。正如市内的住宅小区一样，富人区聘请的保安，对素质要求是不一样的。为此，看管 C、D 两个区的黄汉宝还闹过意见。

那一张张立着的扑克牌，外形一致，写的碑文却大相径庭。刘守恒后来，最喜欢看那些文字，后来发展到研究的层次，从中就可揣摩出墓主生前的一些东西来。如 A 区第一排中间是个老头，碑上写了生前的很多职务，股长、科长、副局长共有七八个，最后一个调研员。他不知道调研员有多大，但是肯定比副局长还大，一则是他当了副局长才当调研员，按现在的行情，只要他生前不为非作歹，熬到年头自然会上升；二则如果他官职降了，墓碑上就不会再写了。谁会把自己不光彩的一面写出来呢。活人如此，死人同然。这是刘守恒的一个研究成果。后来经反复验证，果真不差。又比如 B 区左边有一个作家的墓，碑文很特别，写的不是常规那一套，姓名以下写出生和死亡时间，下面列出作品目录以及在作协担任的各类头衔，还有电话号码、电子邮箱之类，并且文字全部横排，乍一看，其实就是一张名片。“这个人，真逗！”刘守恒每次巡视到这里，总喜欢用手拍拍他的墓碑。

这个作家，刘守恒和他有过一面之交。他来预定墓地时，和刘守恒谈过话，还征求过他的意见。作家说了他的属相，问他墓地取哪一方的最好。刘守恒看他为人谦和，就仔细问了他的生辰八字，然后说，按风水行道来看，将坟头正对远处的山尖，后代就能升官发财，但是你最好不要这样。你是学文的，这年头学文的不值钱，后代恐怕也沾不了什么光，对准山头还容易出盗贼，稍稍偏一点，万一后代仍旧做了文人，成就弄不好比你还大呢。作家听了，很以为然，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当时

就选定了墓地。

因为刘守恒一直想着给自己写碑文，当天又遇着这么个绝好机会，心想征求征求他的意见，总比自己乱想好得多，便说出了想法。那位作家一听极为高兴，拉着他坐下来谈，还真个出了不少好主意。可惜没多久作家就死了，下葬的时候，刘守恒特意买了一沓黄表纸、几炷香，在他墓前烧化了。此后，他的墓碑只要下雨带上一个泥点，刘守恒都会及时擦掉，打理得干干净净。

作家没有把刘守恒的碑文最后定下来，这就给他带来了麻烦。尤其是最后的几句话，任他日思夜想，总觉不妥，为此很不踏实。其实那天他把自己的经历、一生的遭遇，包括他年轻时所犯的致命错误，都原原本本地说了，作家正认认真真给他推敲呢，不想被人给打岔了。

2

刘守恒的碑文没能最后完成，原因是那天民政局长老妈要出殡，经理派人上来叫刘守恒赶快做好迎接准备。此前，民政局长老妈已在殡仪馆停了三天，请来花灯戏、舞狮班、民乐队轮番上阵，敲敲打打，又跳又唱，热闹非凡。临出殡的早上，还闹出了点事，为的是他家要先烧。

刘守恒做司炉工多年，对先烧后烧最清楚。先烧的不光是丧家为了赶早，主要是先进火化炉，烧出来的骨灰就不至于夹杂着上一个人残留下来的，这样骨灰就会干干净净、彻彻底底是自己的了。但是先烧后烧，要分个先来后到，这是规矩。民政局长老妈比另一家的后来半天，按说是不能插队的，谁知殡仪馆的人破了规矩，先抬进去烧了。这一弄，先到的那一家就不答应了，家属提出强烈抗议，意思是当官的活着处处可以优先，为什么死了人进火化间也要优先。由于抗议无效，就砸了灵堂的门窗、桌椅，双方还差点打起来。后来惊动了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，把事情搞大了。民政局长极为生气，当众狠狠批评了殡仪馆，殡仪馆的领导这下才出面认错，并免去那一家共计八千多元的花费，才

算平息下来。

民政局长的老妈烧好以后，第一个上山来了。经理派人上来通知刘守恒马上做好迎接准备。刘守恒这时正和作家推敲他的碑文呢，只好站起来。当时和作家约好，下次务必请他帮忙，把碑文搞定，作家当时也爽快答应了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那位作家不久突发急病，竟比他先过了奈何桥。

刘守恒是看管墓地的，本来不管别的事情，但是当地有个风俗，死人下葬，要做个简单的仪式，比如在墓井中撒雄黄消毒辟邪、杀鸡祭奠之类，其中还要念讨吉利的四言八句。刘守恒守墓以来，看多了土公子的这些板眼，对此略知一二。在公墓附近的村庄，土公子不好找，要价又高，有的人家就请刘守恒对付着做。此后业务慢慢娴熟，竟成了兼职的土公子。不过对于费用，他是从来不计较的，给多少都行。这和黄汉宝不一样，他要价高不说，还要烟要酒，这也是他羡慕刘守恒管理A、B区的原因。因为这里富人多，给的谢师钱多，烟酒也上档次，做一次可以多收好几十块钱。

民政局长的老妈上来时，刘守恒垂手站在半山腰上的墓地旁，看着送葬的车队沿公路蜿蜒而上，最后停在了停车场。霎时，旗幡舞动，鞭炮齐鸣，披麻戴孝的有好几十个。按风俗，男客先上来，等仪式做完，骨灰盒下葬盖了石板后，女客才能上来。因此刘守恒半跪在墓井边掏土、撒雄黄时，还能听到下边的哭声。

刘守恒双手接过漆黑锃亮的小棺材，揭开覆在上面的红布，慢慢将那棺材放到井里，然后站起来，掉转身，一脸肃穆地看着远处的山头，再转回来，仔细将棺材头调准方向，才盖上红布，口中一直念念有词。他把跳井用的公鸡放下后，叫死者的儿子上来一个，背对墓碑躬身站着，抓一把井下掏出的泥土，撒在这个儿子的衣服后襟上，边撒便念他学来的“明山千重朝宝地，万里来龙归墓堂”这类四言八句，末了是一句需双方问答的话。刘守恒问：“请问主人家，是要富还是要贵？”围在墓地四周的人一起高声帮腔说：“富也要！贵也要！”之后，刘守恒杀了第二只点碑鸡，拔几根鸡毛粘在墓碑上，接着抱起还魂鸡，像捧着只凤凰一般，一边绕着坟墓转圈，一边念念有词。整个仪式不到一刻

钟就都完了，待女客们上来后，就忙着上供、烧香、点烛、化纸、献花、放鞭炮。刘守恒束手站在一边看，男男女女排着队，争先恐后下跪磕头，那被人一直围着的民政局长最后作了现场讲话，无非是感谢众位亲友，老母得以安息之类，但是看得刘守恒不禁暗暗羡慕。

民政局长老母亲的墓地，背靠青山，视野开阔，下边是清澈如镜的湖水，远处莽莽苍山形如巨龙奔涌而来，一看风水就好，这有些像市内的那些别墅区。而C区和D区，地势低洼，阴冷潮湿，冬季雪后初晴，富人区的雪化了，贫民区还积满厚厚的冰雪。刘守恒经常想，埋在那里不光死人受罪，活人也不会发达，要是自己死后能葬在A、B随便一个区就好了，如果有后代，下一辈的人恐怕就会翻身得解放。但他也只能是想想，这两个墓区的地价，超过了市内豪华住宅小区的房价，即使内部照顾，给他一些折扣也买不起。“现在死个人，也不是好死的啊！”刘守恒有时会这样抱怨。

3

墓地里的寂寞，比城里人常说的那种寂寞要胜过百倍。刘守恒实在搞不懂，那些白天在车水马龙里穿行、晚上在灯红酒绿里消磨的城里人，为什么会感到寂寞。他每天巡视墓地，巡视完了就坐下来，背靠着任意一块墓碑，晒太阳，看天空，看远处的山和脚下的湖水，四周是一座座坟墓，在阳光下泛出刺眼的白光。除了风声和偶尔的鸟叫，他能听见的就只有坟墓石缝里小虫细微的声音，甚至蚯蚓在土里穿行，伸展腰身的声音都能听到。在这样的死寂中，刘守恒经常会生出些感叹来。 he 现在是越来越老了，眼睛花不说，耳朵里总是响着整整一个夏天的蝉鸣，“死啦死啦”地叫个不停。他巡视一次墓地，过去只要一小时，现在却需两小时，而且每次都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。黄汉堡总笑他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你吃了那么多高档的供品，拿了那么多的谢师钱，看来也是冤枉的。话虽难听，但说的不假。

刘守恒其实并不怕死，因为他认为，人从一生下地那天起，无论是

怎样的活着，不过都是一天天、一步步地走向这个墓地罢了。另一个原因是，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，在D区的边上买了一穴墓地。那个地方地势稍高，看得见一小角湖水，远看的话，除了对面坡上高大的树林有些遮挡，视线也还过得去。真要说还有什么缺憾的话，那就是碑文了。刘守恒想，人过留名，鸟过留声嘛，总要给自己或者今后看的人留下点什么吧。他当然也知道，自己不可能像墓地里的那些人一样，在墓碑上写出多姿多彩的一生，但是再怎么着，也不至于立一块无字碑吧。历史上立无字碑的，好像只有武则天，不过人家是皇帝，不好写才那样做的。

刘守恒的碑文难以确定，主要是他的经历有些与众不同，有的话不能不写，但又不能直写出来。比如说B区最后一排的董媛，听人说好像是遭祸事死的，到底遭的什么祸事，人家就没有写，只在最后写上“仅享春光二十一度”。董媛的墓碑上，还镶嵌着她的彩色照片，刘守恒第一次看时，吓了一跳。这是一个非常年轻、非常漂亮的女孩，并且很像刘守恒年轻时遇到的一个人。

董媛的照片上，是她用手拉着一枝花正在闻花的镜头，背景是四野盛开的鲜花，那一朵朵蓝的、黄的、紫色的花，像要溢出香来。董媛那光洁的额头、修长的眉毛、甜甜的笑容，酷似刘守恒年轻时的女友郑若洁。这幅照片深深吸引着刘守恒，总希望从碑文上探出她的一些什么来，比如她的职业、工作单位、死亡原因，等等。但是无论怎样翻来覆去地看，从那短短的几十个字当中，他什么也看不到。

郑若洁好像也有一张这样的照片。不过说郑若洁是他的女友，其实很勉强。因为他们在一起共事不过两年，而真正在一起，也只是一个晚上罢了。

自从董媛来后，刘守恒就发现，山上其实也并不太寂寞。每到傍晚，他会慢慢走上山来，在一座座坟墓间散步。这样的散步，与过去公事公办的巡视是有所不同的。到底有什么不同，刘守恒自己也不清楚。他在散步时，喜欢用手轻轻拍打那些墓碑，有时还叫着一个个人的名字，就像老师在点名。遇到一些墓，刘守恒就故意放大了嗓门喊，有时还念叨两句，念叨完了，自个笑起来说：“管你这长那长，死了往这

里一躺，就什么都不是了，呵呵……”

刘守恒最不满的是B区里面的那个局长，因他是犯了事跳楼死的。他认为，公墓应该专设一个罪人区，至少，这个局长不该埋在这里。

傍晚，刘守恒喝了酒，慢慢走上山来。他先巡视A区，然后来到B区，照例一个个拍着墓碑点了名，声调比平时高了许多。因为他要召开一个会议，由大家来讨论那个局长能不能葬在B区的问题。刘守恒站在墓地前面的横道上，背着手，对着一个个坟墓大声说：“今天，我们来开个专题会议，讨论某某局长该不该葬在这里的问题。为了充分发扬民主，请大家畅所欲言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。”说完停顿片刻，环视一周，没有任何声音。接着说：“我先发个言，算是抛砖引玉。我个人认为，他是犯了事畏罪跳楼死的，不应该葬在这里。但是现在公墓还没有专设这样的小区，法律又没有规定。有钱有势的人，死了还一样风光，这成何体统呢。”刘守恒说到这里，听到一片掌声，连C区和D区的都在鼓掌。这掌声当然是他自己想象的。他用手往下按一按，示意大家安静，然后说：“既然大家都没意见，现在举手表决。”接着他宣布“同意的请举手，不同意的请举手，反对的请举手，弃权的请举手”。每喊一次举手，他都停顿片刻，环视那些墓头，接着喊“没有，没有，没有”。程序走完，刘守恒作了总结性发言。会议最后形成决议，某某局长不能葬在B区，不能与革命同志为伍，但是现在既成事实已无法纠正，下不为例。并特作一个补充规定：将某某局长除名，剥夺政治权利，今后不得参加任何活动。

宣布完毕，刘守恒大吼一声：“散会！”说完挥一挥手，嘿嘿笑起来，继续散步。此时他已是满头大汗，耳朵里嗡嗡嗡的又响起来。毕竟他已经太老了，加上今晚又多喝了两口，走起路来，脚步踉踉跄跄。抬头看天，灰白的半个月亮躲在云层里，下面是逶迤起伏的黑黝黝的山梁，除了风声和虫鸣声，山野里一片死寂。

刘守恒每天在墓地里散步，在散步中点名，逐渐成了习惯。他无论从哪一边上去，开会或者不开会，最后都会走到董媛的墓前。但他从来不点董媛的名，静静地站着看一会，然后坐下来，点上一支烟，慢慢吸着。这时候，往往已是夜幕低垂，远山笼罩着浓重的雾气，倒映在湖水里，影影绰绰；附近的松林上，成群的鸟儿嘎嘎叫着，要落不落地在那里翻飞盘旋；强劲而冷的风掠过，掀起阵阵松涛，哗哗地从山脚下一直滚上山梁。

董媛墓前经常会有一些花，是那种开得很盛的黄菊，每次都是一大束。刘守恒知道，这是一个小伙子送来的，他打扫墓地时遇到过几次。等这些花蔫了，刘守恒就会及时清走，因为一旦下雨，花草腐烂会污染墓前的大理石板，留下难看的印迹。

郑若洁也喜欢花。那一次去乡村指导农民为猪配种，在路上，他为她摘了一大束。也许是那些花，铸成了他们的错误，不过刘守恒至今不后悔。那时候，他从学校毕业才几年，郑若洁比他晚两年，得到特殊照顾分进了县畜牧局。刘守恒会拉手风琴，郑若洁能歌善舞，局里搞联欢会或是参加县里的活动，他们是最好的搭档。那天，他们要到一个养猪示范村去，先坐客车行驶几十公里，然后又走了十几里山路。在那样的乡村，不要说为猪搞人工配种，就是养公猪，按习俗都是老光棍的专利，正常人家为了脸面是绝不会养的。听说县里的技术员来了，并且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技术员，村里人都赶来围着看稀奇，请他们的人也特别多。郑若洁工作十分尽心，村民们都在为她鼓掌，场面极为热闹。工作结束后已是傍晚，回乡里的班车早没了，无论如何赶不回县城了。

在乡里的办公楼兼招待所，刘守恒和郑若洁分住在相邻的两个房间。这是一栋两层楼的木板房，他们住在二楼，脚踩下去，地板嘎吱嘎吱地响。乡干部安顿好他们后都回家了，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和两盏煤油灯。那时候的夏天，格外的热，刘守恒躺在木板床上，被子潮湿，蚊

虫又多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后来，他到了郑若洁的房间。郑若洁说她也睡不着，两人就天南海北地闲聊，谈音乐、谈舞蹈，最后说到白天为猪配种的事情。刘守恒说，你真棒，你看老百姓多喜欢你啊，以后我们经常来，多为群众做点事。刘守恒说到村民放在圈里，用给公猪训练配种的那块母猪屁股模样的大木头时，郑若洁禁不住哈哈大笑。笑完后，脸红起来。后来就不再笑了。再后来，两人就睡到了一起。

那时候，这种事是最受人关心的，而一旦出了，不是闹着玩的。组织上反反复复找他们谈话，指出他们所犯的严重错误，并责令两人写出深刻检讨，最后在全局大会上公开通报。刘守恒的错误最为严重，因为郑若洁是县里一个官儿的未婚妻，他这是破坏革命家庭。刘守恒很清楚，那不是什么未婚夫，不过是他追求郑若洁，许诺帮她安排在县里工作，郑若洁才不冷不热和他谈上的。但他是县里的官，权大的人，什么话都只能由他说了。幸好刘守恒认错态度好，总算把工作籍保住了。不久，刘守恒被调到火葬场，郑若洁被重新分配到全县最边远的一个乡兽医站。组织上还明确规定：今后无论是任何情况，两人都不得再往来，更不能结婚，否则要重新处理。这个重新处理，其实就是开除工作籍。到兽医站没几年，郑若洁因病死亡，埋在了乡下。刘守恒很久以后才得到消息，很想去看了一眼，但是不能去。后来只偷偷去看过一次她的坟墓，是很小的一个土包，上面长满了青草和小黄花。看守公墓后，刘守恒甚至有一个想法，把郑若洁悄悄迁过来，和他葬在一起。但也只是想罢了。

刘守恒知道，郑若洁是真心喜欢他的。在乡政府招待所的那个晚上，天快亮了，刘守恒要走，郑若洁还恋恋不舍地抱着他。刘守恒被宣布调到火葬场当天，散会时，她在楼梯拐角处低声对他说：“不要怕，我会等你的。”为了这句话，刘守恒几乎是唱着歌去了火葬场，愉快地接受了新的工作。他悄悄给郑若洁寄过很多信，但是都无一例外地被组织上截获了。刘守恒后来想，也许郑若洁的信件也是这样的命运，否则他不会收不到她的哪怕一张便条。

刘守恒犯了严重的错误，又被发配到火葬场，整天与死人打交道，平时下班回来，别人见了都绕道走，婚姻自然成了大难题。一晃很多年

过去，虽然江月依旧，无奈人生易老，熬到四十岁上还没找到合适的人。再后来，人更老了，找个对象成家立业更无从谈起。

时至今日，他要做的事情，其实就是找一块墓地，将自己埋葬。刘守恒想，自己的碑文里面，再怎么样，对生平总要写清个来龙去脉，因此这人生第一段，不能不写，但是绝不能写得太清楚，最多写上：“刘守恒，生前当过畜牧兽医技术员，后因故调离，历任某事业单位职员、司炉工”之类。“因故”这个词，是那个作家敲定的，刘守恒极为赞赏。不过再细想，也觉不妥，人们一看畜牧兽医几个字，怕会联想到他以前的那些事。这是自己翻自己的历史老账，自己给自己抹黑啊！这世间上，每个人都希望写出自己人生的壮丽辉煌，对于所犯的错误，哪怕再细小，能掩就掩，能抹就抹，即便死了，也断断不肯提及一鳞半爪，我刘守恒为什么要老实，要写呢？

5

清明来后，天气慢慢转暖了，阴雨也接踵而来。厚重的云层终日紧贴在天幕上，压得天地一片灰黑。那雨，不大，却整天淅淅沥沥下个不停。上山来的人，有的没带雨具，下了车，顶着一张报纸或者用手毫无作用地遮着头顶，匆匆赶上山来，走到墓前，烧了香蜡纸烛，又匆匆地走了。

由于下雨，很多墓上插着的纸幡湿漉漉地耷拉着。刘守恒来到董媛的墓前，她的坟墓上空落落的什么也没有，这让他想起那些在雨中紧缩着脖子，贴在枝头瑟瑟发抖的嫩叶。“她走时太年轻了。”刘守恒经常这样对自己说。所以除了帮作家擦拭墓碑，刘守恒还特别注意保护她的照片。夏天太阳最烈的时候，他摘下几根树枝，或者一束花草给她遮阴。尽管如此，几个春秋下来，董媛的照片还是在慢慢变黄，明亮的眸子渐渐失去了光泽。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，只有那么几次，被黄汉宝看到了，笑着打趣他：“你这老不死的，是不是看中墓中人了，还给她送花，嘻嘻……”刘守恒从来不理他，自顾拍拍手上的花粉，扭头

走了。

黄汉宝过去也是司炉工，应该说还是他的徒弟。不过刘守恒很烦他，因为收“加快烟”他是最积极的一个。那时候的殡仪馆不叫殡仪馆，叫火葬场。火葬场设施简单，火化一个人就一百来块钱，家属当天接走骨灰，然后找片墓地埋掉，总共也就花三五百块钱。殡葬改革后，火葬场改为殡仪馆，到黄泉路上去的人，按规定必须来此报道。由于条件改善，几乎所有的丧家都要按风俗将死者在殡仪馆停放三天。这三天，亲友故旧、单位同事来悼念、守夜乃至打麻将，都由殡仪馆供吃喝，实行有偿服务。人缘好的人家，每一餐要开十几桌、几十桌，加上买墓地的钱，最少也得花上一两万元。

火葬场改称殡仪馆，好比专升本改称学院、学院改为大学，又好比原来的那些个部、局、委、办改为集团公司、分公司、经营部等等，其实都仍是教书和做生意的行当，但是收费标准已经翻了几番，而且往往都是垄断经营，收入比起原来的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全市不过三十来万人口，因为只有一家殡仪馆，常常人满为患，所以刘守恒他们每天都很忙。那时候烧尸体不像现在用高压电，而是用柴油，不仅耗时长而且效果差。尸体推进去时，在炉门口肚子会被划上深深的一刀，为的是防止烧的时候炸膛。喷油点火后，先是死者的衣物成片成片地从高高的烟囱飞升上去，当浓重的黑烟冒出来时，烧焦的肉糊味弥漫开来，家属和亲友们站在火化间外面的空地上，看着这些碎片和黑烟冉冉升空、渐渐消失，或跳着双脚号啕大哭，或佝偻身子垂首低泣。但无论怎样，这个人就永远从人间消失了。几十分钟后，炉膛里只剩下一堆白骨，刘守恒他们就刨出来，等到稍微凉了，用一把锤子捣碎，装在骨灰盒里交给家属。整个过程需要一个多小时。接着又推第二个进去。

为了把死者烧快一点，烧彻底一点，烧出来后把骨灰扒拉得干净一点，丧者家属往往会送烟酒给司炉工，说是辟邪的“挂红”，背地却称“加快烟”。最初多数是家属自愿的，可是后来发展到不送就不干，或者乱干的地步，弄得丧家怨声载道，多次向上投诉。但也只是在上面来检查时做过几次口头检讨罢了。黄汉宝收的烟酒最多，都堆在床底下，